



雾中的

蔷薇

4

文学的目的，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，提高他的自信心，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，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，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，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、愤怒和勇气，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、能用美好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。

冯牧 柳萌 ● 主编

二/十/世/纪/文/学/名/家/代/表/作/品/精/选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•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•

雾中的蔷薇

冯牧 柳萌◎主编

④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白雪的赞歌

一、惊 愕

雪落着，静静地落着……………。
雪呵，掩没了山角下的茅舍，
掩没了山沟里的小道，
却掩没不了动乱的战争生活。

雪落着，静静地落着……………。
雪呵，扑灭了禽鸟的高歌，
扑灭了野兽的放荡的足迹，
却扑灭不了人间的战斗的欢乐。

中国的顽强的大地呵，
并没有为冬天的寒冷所封锁，
它豪爽地敞开宽大的胸脯，
让送军粮的大车队轧轧走过。

中国的英武的战斗者呵，





决不会在严峻的风雪里萎缩，
他们依然昂首阔步地行进，

为这白色的世界染上绚烂的颜色。
而我，又回到你们的行列里了，
我的足步也不比你们小多少。
在我们的雄伟的战斗集体中，
我虽不特别坚强、也不算羸弱。

让我把大衣皮领提得更高些吧，
风雪呵，你也辨不出我是女是男。
我纵然离开了战斗的岗位，
却不甘心失掉战士的尊严。

昨夜，我的心还感到阵阵的痛楚，
因为我是军中少有的一个产妇，
所有的同伴都在前线奔走，
只有我平安地睡在后方的茅屋。

女性，当然不是耻辱的头衔。
但在战争中它终于为我带来忧患。
如果不是由于怀孕、生孩子，
也会跟他战斗在敌后，肩并着肩。

我们结婚后还不满一年，
蒋匪军就把我们的县城攻占。
我怀着八个月的胎儿，

坐在牛车上，告别了前线。

在一个刚被敌机轰炸过的小镇里，
我和他度过了最珍贵的一宿。

他紧紧拥抱着我一再地嘱咐：
“明天分别的时候你可不要哭！”

是的，我终于克制住了自己。
我呀，也是一个不含糊的战士！
可是，我们却走了不同的方向，
一个向前挺进，一个向后转移。

在行军路上一座带棚的牛车中，
一支幼小的生命宣告诞生。
哎，这又是个顽强的家伙，
刚刚出世就像山羊似地叫个不停。

如今孩子出生还不到两个月，
母亲的心就已为他的哭声撕裂。
不是年青人不懂得慈爱，
而是分离的烦恼难以排解。

现在，一切都要过去了，
后方政治部主任召唤了我，
就在前面他们驻扎的村庄里，
我将接受一桩崭新的工作。





是呀，只要不离开斗争的生活，
无论什么烦恼都可以解脱。
让繁重的任务压在我的肩头吧，
除此以外，我并不缺少什么。

也许，要把我派往游击区，
跟他紧紧地战斗在一起，
那更好了，我不是软弱的女人，
不会连累你这坚强的县委书记！

那么，这个孩子又怎样安置？
作为母亲当然不能把他舍弃，
他呀，不仅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结晶，
而且是革命和战争的珍贵的儿子。

还是去听政治部主任的吩咐吧，
战士的天职就是适应党的需要。
年老的主任是个饱经风霜的人，
他的考虑一定比我自己还要周到。

风雪呵，不要吹乱我的长睫毛，
这银色的土地该有多么美好，
我的明亮的眼睛也是他所珍爱的，
今天为了祝福他我要看个饱。

风雪呵，不要摇动我的身腰，
我的瘦长的身子跟他一样高，

此刻，他正在长城边上挺进，
你风雪再猛也不能将我吹倒。

风雪呵，你不要把我的心思撩乱，
我怎能用烦恼来填满时间，
一个战士如果总把眉头紧皱，
那简直比懦弱还要难堪。

风雪呵，你不要把我的爱情耗损，
我要将它像大雪那样厚厚积存，
当我带着孩子跟他重新相见时，
会象滚滚的江河冲击他的周身。

到了。就是那个覆盖着白雪的村子，
它在山沟里隐藏得多么严密。
而我这跳得要进出胸脯的心啊，
幸亏裹着一层厚厚的皮大衣。

到了。就是那虚掩着的小门，
老远地看，它好像关得紧紧。
而我这充溢得快要流淌的感情啊，
要让它冻结在心里，不露毫分。

我推开门，走进小小的院落，
北房传来苍老的阵阵的干咳。
在屋里，上年纪的主任正躺在炕上，
一个年青的医生给他试着脉搏。





主任向我点点头，让我坐下，
却又不理我，只顾跟医生说话：
“她叫于植，就是县委书记的老婆，
是个勇敢的女同志，什么也不怕。”

我哪里值得这样的夸奖！
我扭过头，故意向窗外凝望，
主任又说：“她是经过考验的，
要不是生孩子，她也不会来到后方。”

我又回过头，正好碰上医生的眼光，
它是那样困惑又那样忧伤！
呵，这肩膀很宽的精壮的汉子，
好像缺少一种男性的力量。

主任坐起来，一抹愁云挂在眉宇：
“有件事情不能不告诉你，
但是，你千万不要过分难过，
这是战争呵，你应当经得起！”

我的身上打起了一阵冷战，
两耳轰鸣着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。
我还懂得要竭力地冷静，
艰难地捕捉他那迟慢的语言：

“半个月前，在一次战斗中，

你的爱人负伤以后失了踪，
据前方估计他可能被敌人俘去，
但确实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查清。”

我听明白了，呵，我听明白了，
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噩耗，
他还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
只要活着他就能够逃跑。

于是，我仿佛在雪地望见他的踪影，
他正背着长枪奋力地匍匐而行，
从他那胸脯上，不，从大腿上，
有一股红色的血流向外飞逝。……

主任又说：“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坏，
说不定他什么时候会忽然回来。
前方还在想尽方法去寻找，
我想总可以把他的下落弄明白。”

不，不，他既已当了敌人的俘虏，
哪能够轻易地从监视下逃脱？
这个念头像一枚爆裂的炸弹，
一下子把我的不安的心撕破。

我吃力地想：我了解他的性格，
如果被俘，除了死他不会有别的选择，
他是一个知名的县委书记呀，





敌人知道了，哪能把他放过！

于是，又仿佛在朦胧的雪地里，
一排红色的子弹向他身上射去。
他高喊着口号突然倒下了，
厚厚的白雪掩盖了他的身体。

呵，这真是最沉重的打击！
风暴般的痛苦攫住我的神志。
我呆呆地坐在那个凳子上，
身子好像失去了活动的能力。

我仿佛还能够克制自己，
我心想：一个战士可不要哭泣！
当我勉强睁开眼睛看的时候，
啊，泪水已经湿了我的皮大衣。

我更惶惑了，为什么这样健忘？
主任就在刚才曾把我夸奖，
我应当坚强起来。我问：
“主任，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？”

主任轻松地回答：“没什么，
五年前，一个医生就预言过，
说我的寿命最多只有三年，
而现在我已经活了五年多。



“医生同志，你再预言一次吧，
我大概还会超额完成计划。
当然，战争里有很多偶然性，
不过，有价值的死并不可怕。”

医生的神情再一次显出困惑，
他低下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我想：他大概是为我们而忧伤，
可是为什么像姑娘那样羞涩？

主任说：“回去吧，好好休息，
要看开一些，不要过于着急！
关于你爱人的确实下落，
前方一来电报，我们就告诉你。”

他的刚毅的话使我感到宽舒，
我告别了主任，走出了屋。
可是，当我迎向那漫天的风雪，
一股巨大的哀痛又把我攫住。……

二、信 念

在极度的绝望和沉重的哀愁里，
我拖着两腿回到我居住的村子。
旋转着的、遮天盖地的雪，



在我的摇曳的身子落满了悲戚。

无知无识的孩子正在甜睡，
小嘴咂动着，嚼着幸福的滋味。
陪伴我的房东姑娘哼着小曲，
坐在灶前，为我做饭烧水。

呵，一个刚强的女人眼含着泪，
战士的孩子转眼变成了孤儿，
妹妹啊，你做的菜饭再香，
也不容于我这装满了辛酸的胃。

呵，照耀着阳光的心蒙上烟雾，
一只张帆远航的船舶迷了路途。
妹妹啊，你那朴质的小曲，
唱得我的空荡荡的心好凄楚！

忽然，我头脑中生出一个念头：
我为什么不到前方寻找和战斗？
靠悲痛就能改变命运吗？
进攻的阶级怎能消极退守？

多糊涂，在主任面前的时候，
你为什么不勇敢地提出请求？
迷惘的神态又于事何补呢？
痛苦、悲愁，难道就能把他搭救？

哇、哇……小山羊又从梦里爆出哭声，
仿佛他已发觉这场巨大的不幸。
呵，这小生命又靠谁抚养呢？
他的父母会是这家好心的房东！

不，他决不是我的累赘，
他的生命比我自己还要珍贵，
为了追念我心上的人，
他的哭声都是对我的安慰。

想到这，涌来的是更威严的空虚，
失去了丈夫，难道又要失去孩子？
呵，我宁用自己的死换取这种牺牲，
怎么办呢？我面向墙角低声哭泣。

哭泣是一种享受，久了也会厌倦，
我走出屋，眼光投向天边，
呵，茫茫的白雪还在飘落，
千万条羽箭射乱了我的视线。

什么是他遗留下来的纪念？
是孩子，不、还有三封信件，
我用抖动的手把它们取出来，
黄色的土纸上留下了万斤的情感。

仿佛是大旱天寻察天上的云丝，
我拭干眼泪看着那行行的小字，





第一封写于他进入敌占区的时候，
纸上飞跃着紧张和匆忙的气息。

“……这里的局面已经打开，
群众用无声的微笑欢迎八路军回来，
我们的活动却还得十分隐秘，
分成小股插进敌人的中心地带。

“毫无疑问，我们一定能站住脚跟，
敌人的优势挡不住将来的失败。
我很好，如你所说，我是机关枪，
我永远发射着，为了党也为了你的爱。……”

看，真是一架粗心大意的“机关枪”，
他连问也不问我孕期的健康，
也难怪呀，他负着重重的担子，
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的妻子怀想！

不，应当问问他：难道就把我忘记？
然而，我的真挚的人在哪里呢？
现在，赶紧再看看第二封信吧，
冰凉的泪水又轻轻地落下几滴。

“……一场小小的战斗刚刚打过，
我们从敌人的包围圈的缺口逃脱。
刚建立起来的巩固区又被摧毁，
武工队里的区干部牺牲了两个。



“敌人已经死盯住我们这一块了，
看来，要搞成根据地还得几个回合，
他妈的，这帮蠢猪太讨厌了，
临到挨刀的时候还得拱个墙豁。……

“……你好吗？孩子该生下来啦？
可别忘记，要教他学会叫爸爸！……
（这人多么呆，多么有趣呵，
那时孩子还没有生，怎么会说话！）

“不要惯孩子，不要叫他哭，
从小就把他培养成钢铸铁打！
（这个人最讨厌别人的哭泣，
哎，我也不哭啦，快用袖头擦擦。）

“……我知道，你现在并不轻闲，
当母亲，比当县委书记还要难！
当爸爸到底是什么味道呢？
可惜我实际上还没有这种体验。

“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有孩子时，
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又大了几年，
你可不要看轻母亲的责任啊，
我们打天下，就为让他们坐江山。…

“……我提议你一面带着孩子，



一面继续去发动你们的妇女。
有些女干部不愿做妇女工作，
我认为，这是一种古怪的脾气！

“你知道，我是妇女的‘善良的敌人’，
像怕火灾一样地怕她们哭泣。
我真想动员所有的医生，
把她们的泪腺统统封闭。

“可是，我对她们决不排斥，
（也许还有一丁点儿轻视，）
这一次斗争却教育了我，
艰苦环境下，她们蕴藏着极大的潜力。……

“……亲爱的，请你不要生气！
我这荒唐的议论只能够发给你。
（这个人有多么傻，多么天真，
哪有什么气呀，有的只是情谊！）

“糟糕，你的信一封也收不到，
当然，对你的情况我有正确的估计。
好啦，这封信写了一个钟头，
为了开展工作，我多么需要沉思！……”

其实，他哪有什么正确的估计！
他写这封信时，孩子还没有出世。
只要能正确估计敌情就好了



那怕他还不大懂得女人的事。

他这一番话吸干了我的眼泪，
好像是暴烈的日光蒸发了雨水，
是的，作这样的战士的妻子，
就应当跟他一样勇敢和无畏。

但是，这样的人我怎能失掉？
他的生命比我自己的还重要。
让我平静地看看第三封吧，
也许能够发现他生死的征兆。

“……这是紧张而恐怖的夜晚，
敌人占领了我们出没的高山。
我们打个转身钻了出来，
乘虚而入，逼进他们的据点。

“可惜，我们的力量太小了，
还得提防他们后方部队的捣乱。
但我忽然来了一种兴致，
想要跟你遥遥地谈上一谈。

“……题目叫做‘战斗的人生’，
——你不要笑，我的态度很郑重。
古人喜欢说‘人生不满百’，
我确信人的寿命是无尽无穷。